西北往事

张学东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作者简介

张学东，1972 年生于宁夏。作家，文学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被评论届誉为宁夏文坛“新三棵树”之一。曾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就读。现为上海“首届作家硕士研究生班”学员。迄今已公开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二百万字，作品被重要刊物和选本转载，多次入选国内权威性小说排行榜，并获多种文学奖项，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发表。主要著作有：中、短篇小说集《跪乳时期的羊》、《送一个人上路》、及长篇小说《西北往事》、《妙音鸟》、《超低空滑翔》等。

平北往事

张学东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北往事/张学东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4

ISBN 978-7-80623-763-2

Ⅰ.西… Ⅱ.张… Ⅲ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8252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承印单位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640 毫米×960 毫米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63-2

开本 16
印张 15.75
字数 207000
印数 1—10000
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我们是滋生在石头下面的野草，因为石头的重压，我们看不到蓝天，最终我们选择的是在夹缝中歪歪扭扭地生长。在春天到来的时候，草终于钻出头来，虽然这个过程漫长、凄苦，且又压抑、委屈，但草自出来的那一刻，身上就带着坚韧和被压伤的痕迹。在人们的眼中，草自萌芽到生长的所有扭曲的过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。看上去，我们有头有脸、四肢健全、活蹦乱跳，可只有经历过和野草一样生命过程的人，才会懂得那段漆黑和痛苦的记忆。

——题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录

序　言 …… 牛玉秋 1

赤　篇

1. 黄铜玩意儿 …… 1
2. 弟弟 …… 7
3. 糖的滋味 …… 15
4. 最黑暗的一夜 …… 28

橙　篇

5. 晚霞 …… 35
6. 约会 …… 46
7. 古怪的声音 …… 50
8. 师生之间 …… 57

黄　篇

9. 清洁工 …… 63
10. 父女俩 …… 69
11. 口红 …… 73
12. 跳动在 COSIO 上的时间 …… 79
13. 哦,下雪了 …… 83
14. 两个女人 …… 90

绿　篇

15. 心情不错 …… 96

16. 可怜的寡妇 …… 102
17. 子荣父耀 …… 106
18. 迷茫 …… 111
19. 惩罚与对抗 …… 118

青　篇
20. 蝴蝶飞走了 …… 123
21. 死谜 …… 134

蓝　篇
22. 瘸子 …… 142
23. 弄潮儿 …… 148
24. 因祸得福 …… 154
25. 病人 …… 165
26. 忠告 …… 176

紫　篇
27. 回来 …… 186
28. 婚事 …… 198
29. 新生命 …… 207
30. 哭声响亮 …… 219

附　录 …… 224

序 言

寻常岁月里的生命之痛

——有感于张学东的小说创作

牛玉秋

在西北的青年作家中，张学东的小说不以灵动飘逸见长，也不以艰深沉郁取胜。其取材大多是平民百姓的寻常岁月，把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艰辛与烦恼一一细数。由于他所面对的是异常艰苦的生存环境，所以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地鸡毛地展示庸常人生的无意义，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，解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，常常连接着最深刻的生命之痛。由此，揭示寻常岁月里的生命之痛，就成为张学东小说创作最为鲜明的特点。

张学东的成名作短篇小说《跪乳时期的羊》（原载《十月》2002 年第 1 期），似乎昭示了作家感悟生命独特的方式与通道。羊是自然界里最温顺的一种动物，被人饲养的羊的命运就更是完全掌握在人的手里。当作家以诗意的笔触展示生机勃勃的草场，展示奔跑在草场上的羊群时，他同时也传递了生命需求自然合理的信息。青草如牧歌般荡漾，母羊的双乳饱满丰硕，跪乳的小羊乖巧而又霸道。这样一幅美丽的草原牧歌图，却被罩在母羊双乳上的青布兜儿破坏了天性的和谐。小羊不仅不能享有本来属于它的羊乳，而且又被阉割，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自然能力，最后又遭人的屠杀，失去了幼小的生命。一个自然的

生命就这样在残暴的外力和人的干涉下，扭曲地走完了它的全过程。而所有这一切都源自另一物种——人类的生命需求。那是一个同小羊羔一样可爱的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一个贫穷得除了羊再没有任何能够指望的财产的家庭，他们的生命需求同样也是自然合理的。小说采用婴儿的视角，用婴儿纯净的目光调和了矛盾的尖锐性。一只羊的生命之痛被柔化、搁置了。然而它并没有被遗忘。

在长篇小说《西北往事》中，生命之痛的忧伤旋律再度响起。一个承受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下的家庭，几个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。在主人公“我”的眼里，姐姐蓝丫是狼，哥哥是狐狸，早年丢失的弟弟是一只懵懂的蝌蚪。为了生存，为了争夺一点可怜的更为有利的生存条件，他们几乎用尽心计，也用锋利的爪子和牙齿。他们伤害别人，同时也被别人伤害。哥哥的告密，蓝丫的偷窃，既让人感到付出和得到的不成比例，也让人感到得到的不易。糖的滋味是甜的，可与糖的滋味联系在一起的，对于蓝丫来说却是母亲和哥哥的一通拷打和不期而至的初潮，在“我”则是对母亲的私情和弟弟的丢失的种种疑惑。孩子们终究要在与成人的交往中逐步成长，这部长篇小说首先让我们看到了关怀与伤害、教育与欺骗，孩子们在分辨、接受与拒绝中逐步成长，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孩子们成长的教材，也可以使成年人反思。

《西北往事》里与普遍的物质贫穷相伴的，是更为普遍的一种精神贫穷：小说里这一家人周围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情感世界里备受侮辱与伤害，心灵深处全都伤痕累累。那个温柔的南方女孩林秀秀，她先后被两个男人所抛弃，最后又因绝望而自杀（抑或是被负心的男友所杀？）；文静善良的女孩罗杨，由于她的父亲坐牢、母亲精神失常而在窘迫中苦苦挣扎，直至后来慢慢地走向一蹶不振；“我”母亲的情人被“我”父亲整治成了当地著名的瘸子；“我”哥哥狠心地抛弃了林秀秀之后又被食品厂的另一个姑娘方兵抛弃，而方兵自己的婚姻则被“我”哥哥搅得一塌糊涂，丈夫反目，她的生活走向不幸；就连那个与世无争的弱智孩子大头，也因人们的残酷惊吓落水而亡（抑或是为了追逐美丽的蝴蝶而陷入深渊？）。在这部长篇小说中，几乎没有一个人活得快乐，没有一个人活得有尊严，生命之痛从物质层面进入精神层面，从而

成为永久的心灵之痛。

对于生命之痛，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体会更为深切。张学东的中篇小说《女人别哭》（原载《长城》2005 年第 4 期）中的孙惠珍，就是一个有着这种体会的女人。从表面上看，她与孙大田的婚姻是她用尽心机、处处主动得来的。而实际上，她是在婚姻中以自己为筹码来争取更好一点的生存条件。如果婚姻生活幸福，这一行动深处所隐藏的痛苦的动机也许会被长久地掩盖下去。不幸的是孙大田遭遇车祸身亡，孙惠珍的生命之痛由此浮出水面。与她的婚姻相比，她与孙红军两情相悦的私情更具有人性的合理性，然而这种人性的合理性却遭遇三重阻击：第一，她破坏了别人的婚姻家庭；第二，她背叛了自己刚刚去世的丈夫；第三，乱伦。这三重阻击深深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，成为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，面对这样的力量，无论是她还是孙红军，都没有还手之力。当生命之痛变得无法承受时，解脱的办法只有死亡。她没有死成，她的生命之痛也就远远没有结束。父亲病重，儿子丢失，又一次让她品尝骨肉分离之痛。我们不能责怪孙惠珍不想自立自强，因为她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并没有给她提供自立自强的条件。作为一个农村妇女，她甚至无从争取这样的条件。她只能把男人作为自己的依靠，先是孙大田，再是孙红军，然后是残疾人二麻子。依存于别人的生命当然不可能是舒展的生命，“认命”其实就是在最大限度内忍受生命之痛，并把它当作是生命的必然组成部分。

那么，支撑人们忍耐、承受生命之痛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？这种力量首先来自自然的生命力。生命先天地具有冲破一切阻碍、最大限度地发展完善自己的能力，还有治疗自己精神和肉体伤痛的能力。就像《跪乳时期的羊》中的那只小羊羔，在被阉割之后不久就恢复了体力，长得体格强壮，浑身圆滚滚的，它似乎忘记了曾经的伤痛；就像《西北往事》中的那群孩子，不管是贫穷的生活，还是母亲和哥哥的拷打，都没能阻止蓝丫的初潮如期而至。没有一个孩子会因为精神和物质的匮乏而不再长大或拒绝长大，男孩的脸上长出了胡须，颈上长出了喉结，“我”后来还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学校；而《女人别哭》中的孙惠珍在丧夫的巨大痛苦中，还能孕育出新的生命。她虽然因绝望而企图自

杀，但在被二麻子救下以后，也能在二麻子更为贫穷的家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，而那个新生命（孙惠珍跟孙红军的私生子男孩扁豆），在继父二麻子的照料下，也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。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生长着，从小到老；生命就这样延续着，一代又一代。

这种力量还来自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。人间自有真情在，真情永远是抚慰心灵伤痛的良药。想想《西北往事》中那两个并排坐在水泥管里的男孩吧，他们的促膝长谈，他们的亲密无间，真是“一种成年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幸福时光”。还有“我”对罗杨长期以来真诚的关爱，“我”为了与罗杨做伴去看望她劳改中的父亲，而可以不顾自己父兄的严厉责罚。至于《女人别哭》里那个脸丑耳背的二麻子，虽然知道扁豆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虽然知道孙惠珍并不爱自己，却仍然以他博大的爱心对待孙惠珍母子俩，就连同村的孙猴子的女人也爽快地给没奶吃的扁豆喂奶，这怎能不让人心里暖暖的！

在青年作家张学东的笔下，恶总是有边界的。《西北往事》里“我”的父亲虽然极其凶残地整治了自己的情敌刘庆福，但在刘庆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以后，还是他在暗中偷偷接济着刘庆福；几乎恩断义绝的“我”的父母，在姐姐蓝丫生子之后，他们也表现出了压抑不住的父爱与母爱，而又因为生育了孩子，蓝丫自己的生活也被照亮了。当然，最令人感动的，还是张学东的短篇小说《送一个人上路》（原载《上海文学》2003 年第 8 期）中的祖父，为了多年前的一句承诺，他居然让一个非亲非故的孤寡人，在自己家里白吃白住了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一天，这不能不说是种奇迹。

张学东就是这样，在指点着残酷和血腥的同时，他的笔下还一直涌动着温馨柔软的人情。这种温情和柔情像空气和水一样，始终弥漫渗透在他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，每一处角落，每一条缝隙。寻常岁月里的那种生命之痛，也因此变成了可以承受之痛。

【注：牛玉秋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理论研究员、著名文学评论家、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评委。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赤篇

1. 黄铜玩意儿

那时候，我们这座西北小镇就像一只被踩扁的麻雀那么单薄，只有几条窄街和两三家小工厂，最高最显眼的地方，是从一片低矮的厂房伸向天空中的烟囱，一年四季总是有气无力地冒着青烟。而一到傍晚，街道更是冷冷清清的，偶尔会有一群小孩被裹挟在风沙中乱跑，嘴巴哇啦哇啦地叫喊着，像极了一群凄惶的麻雀找不到充饥的谷子。

这时外面确实有点兵荒马乱的样子，标语和大字报简直像可怕的牛皮癣四处蔓延，黑的红的白的贴满了大街小巷。几乎一夜之间，所有的墙壁和电线杆子都成了暴发户，身量变得又厚又粗，已看不清它们原先的面目。

我们食品厂也乱成一锅糨糊。车间停产了，烟囱不冒烟了，厂革委会隔三差五就要揪出一撮人去游行，搞群批群斗。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，有工人也有干部，还有我们子弟学校的所有“臭老九”。大伙儿的反应空前强烈，说这些“坏人”平时就不太老实，爱乱说乱动，还蓄意破坏生产和团结的大好局面。全厂职工都被动员起来，革委会号召大伙儿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把眼睛再擦亮一点，争取尽快将那些坏人像垃圾一样清理出来，让他们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。

很快，就连食品厂子弟学校也被迫停了课。教室门被撬飞了；窗户叫学生砸得稀巴烂；桌子板凳都一夜之间缺胳膊少腿；讲台上尿满了屎尿；黑色的纸灰里偶尔能看到半页幸免于难的学生课本，白森森地露着一角怪吓人的。学校的代课老师整天也被揪来抓去，连我们的老校长也都被剃了可笑的阴阳头，叫人拖着死猪般在厂里一通乱打，可怜的老校长哭爹喊娘。所有人都说念书没有用了，知识越多的人阴谋诡计也越多，对人对己对社会主义，一点儿好处都没有。

我们子弟学校高年级的那些学生，个个都像是中了邪。他们六亲不认、骂骂咧咧、喊打喊杀，不是砸桌凳烧课本，就是朝那些教过自己的老师吐口水、擤鼻涕。通常是，这边批斗会还没有正式宣布结束，那边学生们早就带头冲进人堆里，争先恐后地揪老师的头发，扇很响亮的耳光，还往老师的身上啐白唾沫，往脸上涂黑墨汁，给老师头上戴尖顶帽子，往鼻子和脸上贴无数张白纸条，把他们装扮成黑白无常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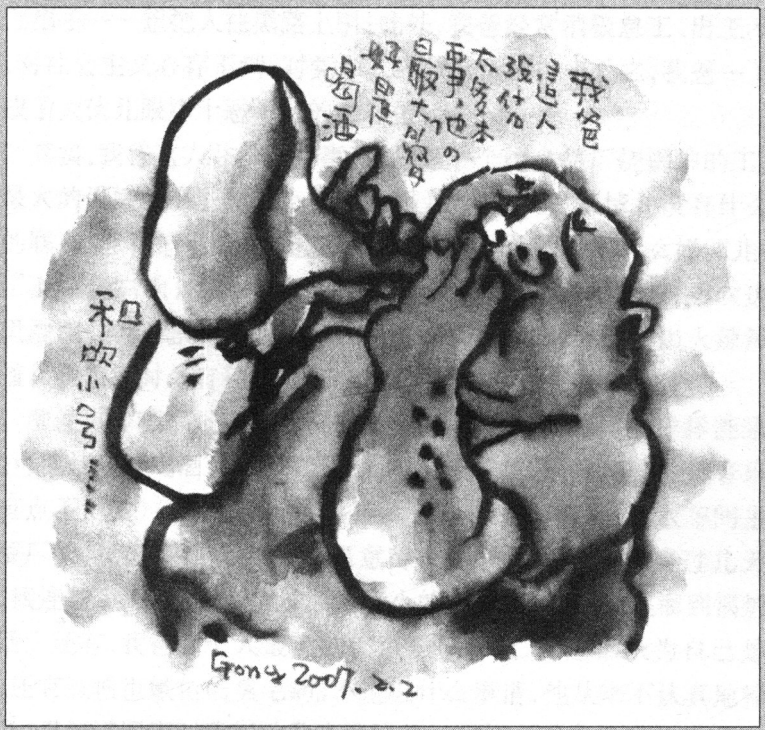
我哥这时也光荣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。我亲眼看见他用毛笔在一个女老师的脸上乱涂乱画。我哥的画技实在太差，那个女老师在他笔下很快就变成传说里的钟馗，披头散发，龇牙咧嘴，脸上长胡子，模样十分的荒唐。女老师自始至终都在抽泣，好像犯了错误的女学生，但又好像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而遭受如此的戏谑和折磨。

我哥像个蹩脚的指挥家，一边抖着手里的画笔，一边对那个女老师呸呸地吐着口水。他说哭屁哭，再不老实的话，看我不揍扁你。那个女老师吓得再不敢出声。

那时，厂里确实破败和萧条得一塌糊涂了，到处都是被焚烧和砸毁过的痕迹。子弟学校的操场上也空荡荡的，一群讨厌的麻雀在上面漫不经心地用碎步跳跃着，好像也在示威游行。所有的墙壁都贴上了白纸黑字，那些字个个写得有人头大，让人见了浑身直发怵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们无比震惊地发现，我爸的名字也赫然被写在上面，还被画了个大大的红圈，又打上了锋利鲜艳的红“×”，就像被判了死刑的囚犯。

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的名字被写得这么巨大、这么醒目过，



小号响起来
有几分醉
许多许多的心事
许多许多的故事
随着号音
在空气中弥散
谁不想站在山头
喊出亮亮的一嗓
化作彩虹
挂在云天

斗大的名字后面紧跟着几行东倒西歪的黑字。我们这才惶恐不安地得知,那是厂革委会给我爸定下的一系列罪状:牛鬼蛇神、特务、披着羊皮的狼,他们说我爸整天尽吹些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,他是站在烟囱上招手——想把人往黑路上引;此外,我爸经常消极怠工、出工不出力,对社会主义心存不满,对党和人民耿耿于怀……总之,我爸一下子就成了大伙儿眼中十恶不赦的大坏蛋。

其实,我爸这人并没啥本事,他只是一个给食品厂烧锅炉的工人,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和吹小号。表面上看,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,但我爸不往肚子里灌下二两烈酒,是吹不出什么好调儿的。除了上班烧锅炉,他就成天价抱着他的破号呜呜哇哇地吹,边吹边往肚里灌酒,酒在他的五脏六腑里燃烧,吹出的曲调也透露出火辣辣的味道。我们家时刻有种要被点燃的危险。

顺便再啰嗦一下,我爸早先是一个文艺兵,吹拉弹唱样样能来两下,可他就是爱喝酒,酒喝多了就爱吹胡子瞪眼睛(他们这些搞音乐的都有点不正常)。几乎没有领导喜欢他这样的性格,反正从车间主任到罗厂长,我们厂没有谁真正愿意待见他。他曾在厂里搞过几天宣传,接连与工人、干部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后,他就被提溜到锅炉房干活。还有,我爸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很自负,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,还有点愤世嫉俗的臭毛病,不论做什么事情,他从来不认真地检讨自己,只知道回家对我们动拳头发脾气。我妈总是在说我这辈子算是倒了血霉,摊上你这样没本事的男人!这种时候,我爸自然要与我妈大肆理论一番,轻则吵,重则打。之后,他倒跟没事人似的,把自己关在一间幽黑的房子里,昏天暗地地一通乱吹,好像我们家死了人要他来报丧似的。我妈的哭闹声当然就被小号的声音淹没了。我想再泼辣的女人在我爸这样的男人面前也毫无办法。自打烧上锅炉以后,就很少有人同我爸说话。没人说话不要紧,好在我爸有他的烧酒和小号,都是嘴对嘴的玩意儿,只不过他是把从酒瓶里吞进肚里的那团火,又鼓着腮帮子从那只黄铜玩意儿的嘴里吐了出去。那团火便以我爸为圆心向四周蔓延,传到别人的耳朵里是不是音乐我并不知道,可我总听着别扭。我爸这样吹来吹去喝来喝去骂来骂去,我们家便像一辆被他折腾得散架的老牛车,随时都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了。

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妈跟我爸总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，哪怕一丁点事情都会弄得脸红脖子粗的。我爸大概有些怀才不遇的困惑和迷茫，他也许到死都弄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连一点他的音乐细胞都没有继承下来。他整天优哉游哉地吹着，其实我知道他希望能感染我使我能决意做他的嫡传弟子，可我对他的黄铜玩意儿一点也不感兴趣，甚至有些厌恶透顶。我爸时时有种担心，他觉得我完了，其实他是觉得我们都完了，包括蓝丫和我哥——我爸对他的子女们充满了愤怒与失望。我爸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然后挨个数落我们，这是他的一贯风格。

等到我们厂再开群众批斗大会的时候，我爸就被一伙人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家里架着土飞机推出去游大街了。

这回，厂革委会决定非要把我爸彻底地批倒批臭不可，让我爸这个自以为是的坏人永世不得翻身。我爸这种人天生又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性格，他两眼紧闭垂头丧气一言不发，好像革命烈士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我妈哭着倒在家门口，好像一只得了瘟病的老母鸡。我们把她搀回屋里，她哭得死去活来，就像我爸已经被人拉出去枪毙了似的。

那些戴红袖箍的人的确非常愤怒，他们嗷嗷怪叫着，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我爸的裤子扒光了，又用线绳子把我爸心爱的小号捆绑在他的两腿之间。他们推推搡搡，像赶牲口似的架着我爸往前走。那个黄铜玩意儿就在他的腿胯中间吊儿郎当地乱摇乱摆，样子真的丑陋极了。

就这样，我爸被他们押着从食品厂一路走到东方红剧院，再从东方红剧院走到十字街头的大型批斗会场，然后他就跟一大群剃了阴阳头、挂了破鞋、戴着尖顶帽子的人会聚一处。围观的人热血沸腾，一个个高举拳头，振振有词，谁都像最纯粹最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一副不把旧世界砸得稀巴烂决不罢休的架势。

这一天，我爸跟那些花花绿绿的人待在一起，就像是在等待最后的一次判决。他们这些丑陋的“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”，在广场上歪歪斜斜瑟瑟缩缩跪成长长的一溜儿，仿佛一条半死不活的巨蟒那样蔫头耷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